

寒冬里的那碗热菜汤

□刘连营

1971年初冬,我家自留地里种的白萝卜丰收了。爷爷指导着我在院子里挖了个地窖子储存起来,打算等行情好的时候卖萝卜换钱。姑父说临淄西南有个召口大集,那里一斤萝卜比本地高几分钱。可是,爷爷说召口在路家山(山名)边上,离这儿三四十里路。家里没有壮劳力,干不了这个推车挑担出远门的活。舅舅知道后主动说帮我家去卖。我得知要去路家山,兴奋地表示能帮舅舅拉车,事情就这么定了。

我们村处在与临淄北部交界的广饶平原。天气晴好的时候,站在高处朝西南方遥望,能看到很远处耸立着一片黑黢黢的山岭。其中,看得最清、离我们最近的那座山就是路家山(也有的说叫愚山、土山)。平常,我和生长在平原的小伙伴们,对那片影影绰绰、时隐时现,看得见轮廓却辨不出远近,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的山岭充满了神秘感和好奇心,想象着那山里一定有狼虫虎豹、奇花异草、山珍仙药。那山峰一定是峻岭高耸、林木茂密、柴草取之不尽……我早就向往着有朝一日走进山里看个明白。年轻的心只盼着早点去,没想过寒冬里长途跋涉、负重远行的劳累和冻饿。

我刚放假,舅舅便从生产队里借来一辆胶皮独轮车,装上满满两篓子上好的大萝卜。那天早上,我和舅舅天微亮就出门了。寒风透过单薄的破袄吹得我浑身紧缩。为赶路,也为驱寒,我们前拉后推,快步疾行,渐渐的身热了起来。走了不过十几里,我已经腿沉脚疼,跟不上舅舅推车的步伐。舅舅说,不用拉车了,你跟着走就行了!

走入临淄境内朱台镇附近时天已经大亮,沿途村庄炊烟四起。在云雾和炊烟的簇拥中,远处的山岭逐渐露出了模模糊糊的身影。我脚下的乡间小路陌生而崎岖,而舅舅推着几百斤重的

车脚步始终没有放慢。他说到了路家山就进入了鲁中山区。这一带山不高,但附近有煤矿、铁矿、铜矿。过去,乡亲们在春初秋后农闲之际常常推车挑担来贩煤、倒石灰、做小买卖。这一带有进出山里的交通要道,旧社会,打劫短道的兵匪很多,客商不敢独行。我姥爷们当年曾推着木轮车来这购煤贩卖,当日往返百里。一口气拱到头,中途不敢停歇。路途越走越陌生,我们边走边问、紧赶慢赶,终于来到了山脚下。眼前的路家山纵立南北,一片片开采石料的山坡上被剥了山皮,光秃秃的露着一块块灰白。而蜿蜒南去的远处林木浓绿,山岭青黛,群山幽深,山影壮美,生出令人遐想的神秘魅力。我们来到大集时大约已10点钟。

召口是个很大的自然村,分为东召、西召等多个行政村。我不记得大集是在哪个村了,只记得抬头看到的路家山峰离召口村还很远。大集规模很大,赶集的人熙熙攘攘。卖柿子、山楂、核桃的人不少。蔬菜市在村里一条斜里街上,同样是白菜、萝卜一类,但价格果然不错。

正午时分,我们的几百斤萝卜已经卖了七八成。来时走的出了汗,这会儿沁过汗水的棉衣似乎成了冰盔,硬邦邦地套在身上,感觉山岭里吹来的风格外刺骨,冻得浑身发颤。我不停地搓手跺脚,盼着早点卖完。知道我又冷又饿,舅舅拿出带来的窝头对我说:“灌了一肚子凉风,别吃凉干粮。你去近处的人家要碗热水,泡泡吃。我守摊再待一会,便宜点卖掉咱就往回赶。”

我一手拿着冻得邦硬的棒子面窝头,一手端着搪瓷缸子,小心翼翼地敲门走进了身后一户正房坐北朝南、门楼气派、院子规整的人家讨要热水。

那时,我家为盖房负债累累,一家人以瓜干、高粱、玉米为

主食,比一般人家的生活还艰苦。我虽已是13岁的中学生,但营养不良、腿细身矮、面黄肌瘦。去召口那天,我穿着母亲手工缝制的粗布衣裳,肥大的薄棉袄外面套着一件不合体的粗布褂子,棉裤是老式的大缅甸裤,戴着一顶褪色的棉帽。如果腰里扎上草绳、再拿上一根打狗棍,就与叫花子无异!

一位中年妇女听见动静迎出门来,上下打量我。她头上缩着髻,身着褪色的蓝士林褂子,看起来与我母亲年龄相仿。但我记得老人们教导过“出门降辈分、尊长不吃亏”的规矩,恭敬地说:“大娘,能给我倒碗热水喝吗?我不是要饭的。”她一定是从我的口音里听出了我是外乡人,连声问我来自哪里、年龄多大……边问边把我领进她家里。

我抬眼扫视,只见她家堂屋墙上贴着一些奖状和样板戏宣传画,相框里镶着一些照片,屋里收拾的很板正。屋内生着取暖炉子,炉口上蹲着冒热气的锅,室内暖和而温馨。看起来,这是一户家境殷实、人勤守正的人家。

大娘给我倒了一碗热水,满眼怜惜地说:“寒冬腊月里,你这个半大小子跑这么远的路干啥来了?恁娘也不怕你走迷糊了!”得知我跟着舅舅来赶集卖萝卜,大娘让我喝口热水去叫舅舅来家暖暖和。此时,舅舅恰好准备收摊,得知大娘这么热情,便从篓子里拿起剩下的几个萝卜,送到大娘家表达谢意。大娘客气了一番收下萝卜,和我舅舅拉起了家常。

大娘老伴在供销社做事,他们有两个儿子,一个当兵刚复员,一个在广播站当电工。巧合的是,她家与我家同姓。舅舅也对大娘说了我家情况:本是机关干部家属,为响应毛主席“不在城市吃闲饭”的号召仓促返乡后负债盖房,导致生活艰难,只得

精打细算、省吃俭用。大娘这才明白我们为这不值钱的萝卜,在寒冬腊月里长途跋涉的缘由。

越啦越亲切,越说越有缘。热情的大娘得知我们还饿着肚子,执意要给我们做饭吃。那个年代,多数人家缺吃少粮,日子过得很紧巴,给素不相识的外乡人做顿饭吃那可算是盛情!俗话说,“让让是一礼,千万别当真”。但大娘说着就要去烧火做饭,确实是实心实意。舅舅不忍给人添麻烦,更不想欠下这份还不了的人情,推说急着赶路返回,坚决不让她忙活。她说:“大人好说啊,你这十多岁的外甥跟着出远门,饿着肚子咋行?锅里还有些我晌饭做的炖白菜,你们将就着吃了再走吧!”舅舅拗不过她的诚心诚意,让我接过大娘盛上的大半碗白菜汤。我泡上带来的窝头,顾不上饿着的舅舅,悄声吃了热乎乎、美滋滋的这顿饭。

寒冬讨饭,他乡遇善人。这碗菜汤令人心暖情溢,异乡人的关爱让我顿生感激。但我那时不会说客气话,只是忙不迭地应承着大娘的一声声嘱咐。

告别了大娘,回程轻松而兴奋。舅舅一边走一边啃着窝头发感慨。他说过去觉着山里人心狠蛮横不中交,这一趟赶集咱遇见善人了。天下到处有好人,山里人心善更实诚啊!

事过多年,我曾多次讲述当年到召口赶集的往事,但从没有重返召口看望大娘,也早已不记得她慈祥的面容。倘若大娘依然在世,这位如今百岁的老人肯定没想到,她给我的那碗热菜汤,在我心里温暖了半个多世纪。

眼前又是当年去召口赶集的寒冬时节,重新回味那碗热菜汤的滋味,故人旧事涌上心头,温暖与遗憾久久挥之不去。

冷屋子

□李哲

气象局发布黄色暴雪预警后,气温就一直处于零下。每到夜晚脱衣钻被窝的那一刻,被褥触碰肌肤的冰凉感,如一道闪电唤醒了以往冬夜的记忆。

小时候,家里住平房,靠炉子取暖。入睡前,母亲先打上一块大点的碳,然后将炉底封死,直到后半夜再起床查看一次。不管炉子有多热,被窝总是冷的,因此也总是盖两床被子。我先是钻进被窝,再脱下棉衣棉裤,然后放在搭被子的夹层中,而这竟成了小时候少有的痛苦记忆。冬夜的冰凉体验伴随了自己十几

年,直到初中住进楼房后才用上了地暖。一整个冬天不仅是暖和的,而且再见到黑乎乎的煤球,也不用清理炉灰渣,更不用担心一氧化碳中毒等风险。之前,常听闻住楼的好处,但被窝是暖的,是我切身感受到的实在好处。

不记得哪年起,运输业不景气,父亲就一个人跑车。寒暑假里,我常做个伴儿出上几趟门。夏天虽热,但到了后半夜,还是好入睡的,可冬天不同。驾驶室里,父亲睡上铺,把下铺留给我。一人两床被子,裹得非常紧,生怕有一丝漏气的地方,可薄薄的铁皮能有多少保温效果?凭借路灯,我时常能够清晰地看到鼻子呼出的白气。父亲上完高中就开始跑大车,他用一生的操劳警示着我高考失利的代价。

若驾驶室算不上冷屋子,那就再往后延几年。大三下学期,备战考研的冬天,我的失眠已经

非常严重,每逢夜幕降临就会陷入恐慌之中。宿舍一旁还开了个小卖部,半夜时常传来敲门声,这也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只好另寻住处,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小屋,三百块钱一个月,有电有网没暖气,自己还能接受,可搬进去的第三天就遇上了一场大雪。那晚穿着最厚的衣服裹在被子里仍然被冻得瑟瑟发抖,我却坚信着一定能抗过去,仿佛有一种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”的使命感,破釜沉舟,背水一战,“一定能够上岸,这辈子我不想再挨冻了。”

今年暑假,我去了一趟成都专程参拜了“杜甫草堂”,站在镌刻在石头上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,鼻尖冷意,心尖酸楚。我走了十年,终于站到此处赏读曾烂记于心的句子。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如山。呜呼!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,吾庐独破受冻死亦

足。”杜甫的苦是具象的苦,是寒冷的苦,是卖炭翁的苦,也是许多学子的苦,可即使在人间大苦中,他仍旧勉励着学子用功读书,“诗圣”之誉,实至名归。

我也是从冰冷中走出的学子,住在父母勤俭半生省出来的楼房里,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“广厦”中,今日处处之幸福何尝不是向苦而甜。苦难是一把双刃剑,若击溃不了意志,便会激发斗志,而在寒冷中的发奋立志更能够刻入记忆深处。屋子虽冷,征途虽冷,而滚烫的永远是一颗倔强的少年的心。



文学

